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七首

御史大夫潘公八十壽序

往部使者還報　先帝言南國三大夫于朝其一御史大夫潘公其一少宰陸公其一不佞兩公義高南國不亦冠冕乎哉不佞曾不足以當綴旒儼然從二大夫後幸矣自潘公乘安車而歸老也蓋稅駕餘十年　上即位初少宰起大宗伯尋得謝不佞獨棲棲執戟猶然守一官歲在端蒙公登大耋會公仲子監

討入報潛政屬不佞致辭擯觴不佞幸託執役以自
通敢不敬諾竊聞天地之盛德氣盛于東南雲間則
東南奧區當其盛矣乃今二老具在攸相公則又以
齒伯仲之三壽作朋盛之至也人言故相公在事久
幸得弛于負擔大宗伯彊起輒休則以多疾御史大
夫事　肅皇帝較然紀綱之臣當是時禁忌煩而操
下急即欲畢其志而無扞格公寧詎能乎　先帝恭
己無為執政各以其時用事善仕者謬爲同異務揣
摩中其驩茹柔吐剛風靡靡矣　今上方與羣下更
始務正百官以正萬民使公負扆而立無諱之朝則

有周太公畢公之業也頃　縣官求舊而南司寇起
莆田莆田少公四年再辭不許　上莘莘嚮經術行
且幸太學而禮老更有司方草憲乞饋酳之儀以待
從事要以番番黃髮必得如御史大夫者一至焉乃
今耄不倦勤徒以家食老也即於公得矣耆舊之謂
何今夫天之生材或用或不用其爲用鈞也故有用
之用專專則儉不用之用廣廣則無方晨用雞秋用
鷙九皐用鶴南溟用鵬馬用行牛用服盧用獲虎豹
用文是則夫人而用之夫人而知之矣惟麟振振乎
不可畜也鳳翩翩乎不可下也概諸用何有哉顧非

其時不至至則爲儀非其時不出出以吾道此之謂不用之用此之謂無方伊尹伯夷相後千有餘歲孟子之論其世也則登伯夷而上之皮其名實固符卑陶視北海直行潦爾槪其業則堯舜君民夷不如尹遡其風則廉頑立懦尹不如夷尹得其時而用之則所謂鶴也鵬也虎豹也夷方以不用爲用殆亦麟鳳之希有者歟公在朝類尹在野類夷如必以郊藪擾之是鳳可乘軒而麟可負軛也詩矣夫曰不用又況從而用之不覩之詩乎莫非羽也必鳳而后稱其羽也莫非趾也必麟而后稱其趾也故有石奮則有建

慶有羣賢則有玄成漢稱得人二氏其選矣仁者之有後也視彼鳳之羽也麟之趾也不然乎哉公有丈夫子三人並以經術著非直一玄成也建慶僅取醇謹三人質行不啻過之無亦公留不用者以貽三人三人者直將畢公之用於不窮爾聞諸老氏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夫不自生者不自用也天地得六子以爲之用故用而不居公有子三其斯以不用用之矣時海內以鄉相歸老者無慮什數家無若公春秋最高子姓最顯重以雲閒鼎足而立尤爲足多凡今之介萬壽賛無疆業已盡東南之美矣厥有歷階而

升執爵而酳言爲惇史者必大宗伯其人不佞道見何足以辱仲子命往伯子以直指行縣嘗奉　詔推轂不佞不佞志之比守黄州則不佞同事於楚然則不佞之得爲仲子役也其亦伯子之所樂聞者乎遂次不佞之辭介伯仲以爲公壽

少保呂相公六十壽序

學者等百王之治則虞周首稱豈惟主德茂哉宜必有臣隣師保之助其在詩書可攷也昔禹皐陶稷舜位稱德齊退則和衷進則讓德功則不伐聞昌言則師由是帝載咸熙有虞爲不可及也已矣成王幼而

踐阼顧獨能與禮樂而致太平即得士足多周召爲烈于時卜洛分陝爛焉著夾輔功雅有卷阿誥有君奭猶可概見召太和而彌宇宙至今稱周召之治不衰波及共和則其餘潤也數君子以彼其良得一足以名世重以倡和相應猶之金石相宣大者薦上帝和神人小者召來儀徵率舞二代于斯爲盛不亦宜乎我　國家稽古建賢四輔三公不必備要其一心力以持國秉豈不皆良固宜休休有容推輓相及抑或褊心盛氣閙於怨施踽踽獨行難乎其爲先後遂使後進之士作法于衰於是傾危黨比之習成平康

正直之風豁矣嘉隆之際殆又甚焉　今上嗣興崗
成王而象虞帝首下　明詔務亟反以正人心甫
秩宗遽然舉相相公爲武禁閣兄事元老而有隨之
雍雍乎壹以揖讓相先獻替相可否入告則詢古昔
稱先王引于當道退朝則折節下士咨四方而察便
宜逡逡務後其身則踐步無所失元老亦推身自
下相與莫逆于心襄我二人于今再見庶司相預胥
化熙然與三代同風守和以正百官相公俛爲之矣
上三年三月丁亥是爲相公覽揆之辰太史紀年于
支始次自惟元老丈而謝客不可自我而煩謁居都

人士十餘曹同粵產也僉言粵西形勝甲天下閱千古而始發於相公卽卿相代興至相公始及上第粵故多壘疆吏未得息肩自相公居中疆事底定雖其文武具足四海兆民賴之凡我邦人尤先受賜乃今聚族而居　闕下幸附末光第令得過閭人終不以其故而廢秩節乃求紹介屬不佞道昆爲之辭古人有願于其所尊則有封邑之祝貴在辭達無論雅馴卽不佞紬於辭幸得竊比于封邑粵當文明之域位西南爲坤厚載順承臣道之極也秉此以北面則皐陶周召其人乎粵西名山大川率與江湘衡霍相表

累積久而將孫相公以其身賅之爲效法爲代終爲
得朋爲通理由是多歷年所爲應無滿即相公家繇
寓而閱八荒學之效蓋不可揜矣且也天祚有周沖
子則必爲之置國老以保子孫黎民故成王造周廷
倚毘于黃耇　今上得天滋至無論成王乃今元老
始艾相公始耇　上垂拱而居則始服衣五尺如日
之旦如月之弦及中而盈殆不可以歲計昔成王弱
冠祝者猶然壽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周公爲君
奭祝也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三壽作朋儼然自相公
者始所謂天授非人力不其然乎夫天命則本乎天

地靈則本乎地即相公之生不偶寧詎皆自外至者哉語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相公惇大含弘無町畦無畔援心之和也接袵人主之側莫不肅雝闇闇而與人言如塤篪如桴鼓形氣之和也上之以承休德下之以感人心師師在朝皡皡在野甚則匈奴欵順三川百粤休兵比歲有秋飛輓畢至倉廪露積都市市價皆平和氣致祥天人之和備是矣是則相公所自爲壽者皆本於心不佞無能賛一辭其何以力此役也于是都人士布辭如不佞待命闇人相公

恂恂以鄉黨之禮禮之肅客畢入迺爲壽

爲外舅蔣次公壽序

道昆嘗言某矣吾舅之似家司馬也家司馬世吾祖業挾所有而釣奇及余小子入官始稅駕家食舅席外王父之鹿齋用故饒日結客呼盧裘紈綺及余小子就甥館褐衣恂恂見坐客樗蒲則惟恐以身忽甥蚤貴終不爲顯者容吾儕顧從諸俠少游非夫也乃詬紈綺屏樗蒲謝諸少年折節爲儉始家司馬任俠東海不受睚眦于人歸而折節贊襲即唾其面不報舅少用壯雅以正直憚里中塗遇不平莫不辟易中

年而遷處士之義跬步不出戶庭或就而質遠言閱
勿內當二姓初造率以資斧相高人言賈非千里不
良柰何依依子舍舅若家司馬皆不欲也則曰父母
在終不以末利遺親暇日則抱几繙書習禁方攻葬
法若七劑若宅兆必躬自卜之於是王父母外王父
母並享春秋高皆得吉土家司馬獨有弟舅獨有兄
家司馬多叔父才白首無間舅孳孳務振兄急兄待
舅而終天年要其孝友則同去汰而纖去矜而讓則
同且也貌魁然則同多材藝則同喜堪輿喜樹藝則
又同絜兩大而結其成殆天作之合也其有不同者

則家司馬未五十而文身年六十而未見二毛然而
顏色則同腴肪力則同徙故喜飲則同節故善步則
同濡遲甚矣吾舅之似家司馬也　上三年三月辛
亥舅始及耆內子相從京師心竊竊嚮往自言女行
遠父母兄弟不遑歸寧毋論圖風未嘗不盤薄竝而
傷飛水也茲吾父初度吾何敢忘何以告虔謹齎命
君子竊聞禮者忠信之薄非所以施於骨肉之間禮
曰父黨無容固非虛語往吾父母始偕老道見奉使
行間庶幾猶及覽揆之辰將乘間歸矣家司馬不可
孺子奈何枉道而宿　君命邪爾無來則驩來則否

驩則洞酌可饗不則鼓鍾鬥俎無所用之道昆懼傷
家司馬心唯唯惟命舅視女猶子視甥猶子即家司
馬何加焉顧今甥從列卿佐邦政女從諸命婦以歲
時入覲　兩宮即兩人者将久留舅之驩甚也驩則
意得苛禮何爲旣而內子請脩酌者之辭紹介以往
往余小子無辭於家司馬而執政爲之辭乃今申以
內言是誠在余小子於是執爵而使者酹南極者三
始爵祝曰古者婚姻必以嘉耦舅於家司馬齒德相
若是宜合二姓之好于無窮願奉舅驩如家司馬驩
舅酹矣再爵祝曰古者不薄行潦可薦可羞舅居新

都女從甥居　闕下相距若此其遠也挖彼之謂何
第援北斗而酌之固將不遑咫尺酹可也酹可也三
爵祝曰古者自義率祖故惟祖尊于視曾孫其尊愈
甚舅有息子六息女三孫若外孫男女各六人於是
予有外曾孫矣舅始杖而爲外曾大父不亦尊乎請
終酹祝已第述前言告家司馬爵如前家司馬固當
欣欣引之爲舅壽

郡太守蕭公五十壽序

上以明詔詔天官程督吏治凡可以佐百姓者願與
良二千石共之蓋自有郡以來漢率用此卒致刑錯

乃今主唐虞而人岳牧視漢何有哉不佞道見昔嘗
從郡事竊以國家列郡而治其必沿時俗襲地宜大
都察民患而亟去之然後可以利境內故吳患賦粵
患兵江淮河漢患災齊梁患騷驛邊郡患虜內史部
患供需此其大較也新都故嚴郡輔舊京比年年穀
順成兵端弭矣且候人不擾征發有常即采阻一區
宜若無患顧生齒羣聚聚則易爭爭則務以權力相
加故其民患訟訟者旣取必於權力不能不煩有司
有司悉聰明以聽之日不暇給重以借資于法沮撓
百端直則失人不直則失已有司之患訟滋甚計將

老莽力而平之於是訟者盈庭率累歲不一決農賈舍業蕩藏者債負空此則歲不惡而饑兵不試而憊賦不斂而急役不與而罷者也所守或非斂者其患終無已夫　天子加惠新都子良二千石蕭公來守吾郡則起法家蓋未及下車境內業已習公無害兩造既具公率以片言折其衷然辭辭辯覺平屏深詆始而對簿者日數十上輒數十決之頃則日三五上輒三五決之獄既成無不人人心服嚮者懼將在辟迺恤其家即閭里亦咸危之度且不保公卒從末減往往得保其家完於是民有違言交相戒也其衷者

作色曰君侯在爾如我何辟者惴惴改圖毋恩君侯
且得罪即有輕重君奉身而受命於衡諸權力寢謀
路車竿牘罕至久之則對案高坐庭中虛無人部使
者自宛陵入新都由由然喜往昔治六郡獄則新都
三倍宛陵乃今賴守得人宛陵視新都倍矣公居郡
未及再臘其治烝烝藉令久任之議不渝郡無患矣
歲十月乙酉是爲公生之辰以星紀計之則行年五
十始也顧顛毛未艾望者謂公始彊夫養民養生道
通爲一昔黃帝得治天下于牧馬文惠君得養生於
解牛故爲治不在多言去其害馬者而已以無厚入

有聞不亦恢恢乎哉由吾郡而觀其害焉者莫若訟此之爲族利在誅然解之公以養生者養民故吾郡爲導哉公以養民者自養故其未艾爲壽徵觸類而通道一而已且也古之男教始于能言由幼弱壯彊無非事者比及彊仕矣事而不宜然必五十而後命爲大夫非服習不從政蓋其慎也公望强而令東越望艾而守新都則其權利害察堅瑕無不服習故臨事而神益王迄今未見二毛猶熟道之赴輕車腐肉之齒利劒無所勞矣往者皇皇夙夜獄訟益繁以形用也公不易民而治之卒使無訟以神用也嘗聞莊

生語道率有味乎其其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則公之禔身者其真也治郡者其緒也出其土苴猶可陶鑄三代之英乃若五十之年一郡之理則其椎轂發硎始爾公當入計且戒塗鄉大夫數十餘曹聚族而爲公壽請父老於是乎觀禮且將致祝於麥丘鄉大夫帳具北斗之庭奏崧高之雅公既命爵酌者陳不佞之辭諸父老聞而旅進曰鄙人何知徒饗其利者爲有德訟獄者朝食而之君侯所既罷歸而腹果然莫不仰天而呼願君侯千歲無論都鄙郎鄉遂里巷相聞夫羣吁則雨羣

嘯則風何以感之感以衆也乃今齊民之祝不亦衆乎天之從民疾於風雨葢天以君侯而賚吾郡則必以吾郡而答君侯吾儕小人其爲壽久矣天聽自我民聽又何藉於脩辭吾聞古有老更惇史必書其合語禮失而求之野其在斯乎於是屬酌者並陳之脩爵無筭

薦履篇

戚將軍之將南北也葢歷 三朝 今上五年將軍始艾人人謂將軍都上將將中軍壯而奉倭彊而奉虜歷二十年所無論珥貂紆玉位極行間乃今介弟

分麾息于分采至貴盛矣壽之日諸公卿使者若賓客畢集和門于時彤弓在懸列戟在御閽人在戶謁者在庭和門開軍樂闋謁者入白日良月令朔東嶽降神篤生將軍以衛社稷今茲諸公卿使者若賓客幸得爲將軍壽其命閽人入之將軍避席曰嘻余小子疇敢以犬馬之年勤諸公卿使者若賓客謁君出矣其善爲余小子辭者三往先人夙有徵中歲舉余小子及余小子始受弓矢業已不逮先人迄今五十之年其三四藐然孤矣舜五十而慕仲尼以至孝歸之即余小子匪人無寧廢終慕而任爲壽一也　少

主方嚮文學則循東顧而睠孤臣言者盈庭終不以一眚而深詆臣光之謫浸長矣第恐奄忽莫白無能以筋力答　主恩二也往余小子從事南北則故大司馬若左司馬寔先後之比年虜稱蕃臣議者竊幸兵弭兩公謀國安不忘危方將部署畿輔之中置便宜之帥虜可柔則羈縻以尊上國不可則辦應以當卒然有如匈奴一旦生心則奉天討堂堂之師出矣兩公懷嘉謀而不遑入告其將有所待乎信其議行余小子請先矢石不有吾身矣既而行者歸養居者首丘余小子悵悵何之尚賴二三君子庶免顛越乃

今罪狀與年俱積不振且將日增尚安事壽二也謂君出矣其善爲余小子辭焉謂者曰不然諸公卿之使至自　闕下不達將安歸車馬客至自四方不肅將安稅將軍其拜使者之辱進賓客而畢禮之若諸將材官則紹介而後入于是諸公卿之使壽以篚諸賓客之爲壽者或以巵酒或以鐃歌將軍用謁者言戶屨屢有存者謁者出乃召諸將材官脫有所陳其皆待命門外諸將材官自東南至者以負劒先謁者曰劒有說乎對曰寶劒也吳粵之敦劒者衆矣其所寶者有差彼其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國之寶也昔殷

帝有三寶其一曰含光直之而莫得其形觸之而莫得其際其斯爲天下寶也往將軍畢力南服移師薊門奉倭倭平奉虜虜格譬則硎之始發千里無留行猶國寶也及其親輦轂薄風霆鏃以危言淬以多口間以逆節齒以大軏今而後服若含光無形無際寶之上也請以是壽將軍謁者曰善哉即得請其歸桃氏其自西北至者效良馬以先謁者曰馬惡乎良對曰天下馬也空冀北而始得之彼其騊駼莊中規矩其步工矣其猶國之良乎乃若馳九折歷羊腸無險無夷若滅若沒其斯爲天下馬也始將軍在事時而

浙江時而閩海時而薊門覗過都直歷塊耳其識曰
不良久之則周道㕦於太行足踆踆且卻矣乃今抑
騰驤安皂櫪踠餘力範馳驅覗險若夷飄忽滅沒良
以天下固非其所也請以是壽將軍謁者曰善哉即得
請其歸閔氏其自燕趙至者聚族而遊曰軍中無以
爲戲請先鬬雞謁者曰鬬雞何爲也對曰小人之擾
是雞也蓋嘗從紀渻子受方旬日而虛憍旬日而應
嚮又旬日而德全矣似木雞矣走敵矣始將軍之決
筴制勝氣勃勃自如旣而人或求多不忘守勝猶應
之也乃今行有不得亦唯反巳以求全木德王矣無

敵矣請以是戲將軍馮軾而寓目焉小可喻大皆是物也謁者曰善哉即得請其歸犧氏其後左司馬之使自新都至使者束書加履特違于庭稽首致辭曰主人敬問將軍將軍幸無恙主人有事于舍謹發一介之使爲壽將軍僻遠無以結足下驩屬使者薦將軍履將軍鄰席曰幸甚薦履云何對曰使者受命主人矣在易之丈人在詩之元老太公居之武功既成無慮百歲周王賜太公履俾得專征決決大風至今爲烈此太公所以表東海也履而赤者何對曰周公之居成功終不以跋疐而失几几卒之上下胥應而

誦赤鳥者不衰將軍東人觀二公深矣往將軍所就業具在盛年由艾以爲階齒太公差近其卒太公之履光輔　少主以承天休其秦周公以周旋卒保無瑕以令終始則主人之上願也于是將軍西鄉納履曰嘻余小子敢不拜左司馬之賜庶無得罪於先民使者中言曰主人有弟寓使者言席將軍寵靈病良已自今屏章句斷梧棬異日者挾諸劍客鬬雞走馬從將軍出獵渤海之東願取東胡頭飲將軍爲壽將軍顧謂謁者曰次公當至其餙桃氏圉氏羅氏待之謁者唯唯

里語

余在朝穆幸同郡諸太史與俱　太子贊善許維楨於二三君子爲長贊善折節余甚而二三君子亦各以齒長余每休沐遞相與游若在閭里鄉黨及余奉詔歸省贊善執余手語曰司馬年五十而逆二親僊僊乎歸矣國倍親久迄今大事未終明年五十駸駸且至藉第令得請請同車歸當事者則以贊善不可一日去　上前戒勿請余還縣江方伯民璞方中丞定之在燕汪開府廷德程監司汝見並居廬殷大司徒養實程京兆汝懋並省封樹會程德良謝二千石

歸自漢陽余日從諸大夫游冠蓋相望於郊野鄉使
至贊善遺書謂余公等鄉射新都不期而集者累月
此中與國共朝夕者唯一御史君里門如春都門如
秋司馬其何以安國余謝使者因徧告諸大夫方伯
曰嘻贊善居廊廟而慕江湖不忘本矣中丞曰固也
夫人相與莫逆貴在同心卽有不同肝膽猶之楚越
惡論衆寡為哉臣億兆而億兆心衆亦寡矣十人而
一心寡亦衆矣吾鄉山水峭激其人負俗矜名乃今
縉紳大夫無慮以什數而浮沉潛見不必皆同要以
操直道而徇公家則十人而一爾贊善起家良史故

賞事　上東宮令　上親儒臣贊善日在講帷由令
嚮用師保將焉避之吾黨日望其著名實于春秋愛
莫爲助乃其心無日不在吾黨逝將翩翩而與之隣
曾多君子以宓子名沛多功臣鄱侯蕭舉贊善居部
門則內重居里門則外重內重而外兼重外重則內
輕贊善第安之爾漢陽曰昔之論世者三皇之時如
春三王之時如秋春之爲言蠢也秋之爲言揫也夏
后殷周之盛禮樂明備天地爲昭視彼雎雎盱盱不
啻縣寓尚論者則以野鹿驃騶虞標枝勝樸棫雖有
虞氏不及泰氏又何有于三王故歷六和者思太羹

適五齋者思玄酒後世禮失而求之野率用此與儒臣挾筴入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昔三公四輔由此其選不亦良顯乎哉乃若蓽門圭竇而居蔬食萊羹而友班荊而語連臂而游非有冠冕佩玉之榮天祿石渠之鉅麗也貧善顧欲去彼取此何居都人士名行斤斤率相砥礪寧擇地而蹈無寧蹈不義以犯鄉評其相與游居不廢廉隅言不廢繩墨即和衷交儆又何讓焉時而樂羣相顧胥化由是舉其脩之家者效之天子之庭猶之春作秋成馨香可薦熙熙有衆咸在春臺毋問里門矣余作而言曰善乎諸大夫之

言得贊善者什七八余習贊善且久庶幾獲其心乎
贊善之鄉往故鄉非欲衆車徒匿長老佗稽古之力
榮晝日之觀而已往聞贊善誦父母微時事未嘗不
跼蹐咨嗟其言曰先府君賈東吳資斧且盡獨念王
父母未歸土輒棄賈垂橐而歸當是時先府君年未
艾也國今艾矣顧終倍父母地下情事未伸以不得
則國不難於先府君以無財則近侍不涼於賈行子
如此即三旌九錫何有焉嗟乎進則遺親退則後君
贊善之所爲不自得者若此故其由都門而望里門
皇皇然如慕非其情之必至者與舜之登庸五十而

慕周公以達孝顯卒之輔少主而致太平兩者皆古大聖人臣子之能事畢矣法天下而傳後世至今誦之不衰直將以萬世爲春秋視冥靈大椿猶旦暮爾有虞不可及矣今之周公事在師保吾黨方延跂望之大司徒閒之喜曰諸大夫知贊善深宜莫如司馬君奭且老以周公留鄉人方望贊善以周公而贊善之年不及君奭遠甚得時則駕何以家爲不佞行且出里門而入都門請紹介諸大夫之言從二三太史若御史君奉卮酒爲贊善壽

今天子幸太學禮老更先是　詔大宗伯具儀以聞郡太守故以諸郎預其議明年出守吾郡惟秩節爲兢兢爰及孟冬有司請舉鄉飲酒禮太守誓諸博士弟子禮莫重於賓其必出入不倍終始不渝而後在斯席也博士弟子唯唯於是乃肅稅漢陽又明年春王正月有司請如期太守復進諸博士弟子而申誓之其必誦義於鄉聲施後世而後在斯席也博士弟子唯唯於是乃肅封大夫封大夫者方處士從本也以子貴蓋歷封大夫云禮成次當合語諸博士弟子進曰　高皇帝酌四代之禮而行於鄉自太學始王

道易易其在斯乎久而因循斯禮其猶醵爾臨雍所
召非三事不前郡國所賓非顯者不預禮於何有謂
王道何乃今一舉而民知有廉貞再舉而民知有長
者廉貞業已顯矣其順風而呼者邪封大夫不言而
躬行由由然與鄉人處衣冠不異乎田野聲聞不越
乎比黨丘閭雖逮王章猶之乎草莽臣也一旦而躋
之膠序之堂賓之俎豆之上非長者宜不及此即顯
何加焉聚而堵觀所不與行者非夫也呼空谷而響
應風何有哉君侯禮樂之治自茲始矣太守盱衡而
語曰固也吾覩周士率以鄉三物賓之鄉有舉里有

選故其得士也公德成而上行成而先故其得士也無僞今則否矣彼其倍鄉里而干守令非藝不程要皆托諸空言下之下者也封大夫故儒家子食舊而欲新之父命之農輒以儒而農父命之賈輒以儒而賈卒之樹近屬諸弟子不賓弟之子之遇諸鄉人不啻近屬鄉人有郄必待片言以爲平存子既列司農所不足者非五與也封大夫家食如故茹清白爲旨耳居常大布之衣遂遂如也使在三代夫非尹禹之徒與語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漢陽引其身而歸於不爲封大夫遺諸子而代其有爲出處不同

其致一也守無狀幸得從都人士而事封大夫封大
夫踧踖膝席曰嗟乎吾儕小人其何敢辱君侯而勸
諸博士弟子新都阻山四塞白首紛如老夫幸託隩
區版于有土天之賜也王父有遺書不能讀則以授
孫子揚揚藉先世寵靈幸得以竊太倉之粟即五斗
於老夫足矣又重之以貤封遂令桑榆末光逮及衰
白 君之賜也自令 少主踐阼民間粟餘二年鄉
無追呼里無守望即犬馬之齒老矣猶得從擊壤者
歌舞之君侯之賜也老夫幸不從政亦足以佚餘年
耆第令無厭寧詎辱君侯而勸博士弟子太守多其

言長者命悴史籍之越八月哉生明封大夫於是乎始老家司馬以婚姻故命余小子將屬詞竊惟所言公公則無若鄉校無若郡太守余小子不佞寧敢瀆長者以私惟兹合語都人士業已習聞之信而有徵矣其勒之帛請從漢陽諸君爲封大夫壽

太函集卷之十三

太函集卷之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太宰篇

子虛以道古而親不佞雅從太宰潘公游是歲子虛困有司則抵不佞古今猶燕越也奚適而后宜不佞曾無異于越雞又安能伏鵠卵於是南游而謁太宰請示嚮方太宰曰嘻子以丘里鳴則丘里之士爭下子矣　高皇帝建首善自成均始寧詎無四海九州之士乎哉第去州里游成均宜多盍者客言　今天

子孳孳務典學方興秩節脩上儀都人士喁喁環橋門望者久矣于虛利在觀國奚偶偶而南爲不佞習知子虛直將負俗而友千古藉令士不俯於鄉國惡論天下士哉　高皇帝都金陵新都乃在南輔乃今四海九州之士則東南爲斌斌由鄉國天下而與古爲徒太宰之筴于虛者善矣於是子虛奉命太宰先期而就不佞謁行遽言曰　高皇帝倣周官建六卿先太宰于時不復置相獨太宰長百官而紀綱之其後簡文學侍從之臣直承明備顧問久之則居中決事國秉歸焉顧諸臣由文學起家非歷九載不調益

其慎也　世宗操下廩廩獨嚮文學而任儒臣言得當上心往往躐九等躋三事即大宰猶將總己承聽何論百官自是儒臣之鄉用益尊而執政之事權益重矣大宰之舉上第也在嘉靖中當是時春秋二十有五諸大史循資踵進則上第居先大宰陸沉三十年猶然守大宗伯諸同籍遞登執政業已三四公卒之以議禮不阿請老東越　今天子踐阼則以求舊召用之大宰體貌尊即居內務以身下執政留都僅仍　高皇帝之舊於庶司無寵靈縱大宰委蛇自如終不以其故怏怏資適逢世大宰卒何負邪不佞

灑然曰善乎太宰之與子虛本諸身教彰彰矣彼以論思而事人主跬步不出國門驟而與之慮四方或將不違留都則東南一都會也乃今民物莫盛於東南太宰總庶司部署民物爲近異日在事不啻燭照而數計之即一見賢於百聞矧明見數千里外宜無不察矣且也世世之趣利者兢疾足於咫尺間夙夜皇皇不俟終日抑或耕不問穫菑不求畬循墻而趨獨持久以俟其定其始也日計者工歲計者拙卒之則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王道無近功言殊度也故執政而理天下易周知而慮天下難慮天下非難容天下

爲難耕今休休有容壹以天下爲度即甘芠身之疾徐甘苦曾不入於其心此其人殆將無所不容即子孫黎民何所不利譬諸草木春而華秋而實纂纂然族也若蟠桃若大椿三千歲而華三千歲而實八千歲而春八千歲而秋此難與較蚤莫矣譬諸川澤時而盈時而涸滔滔然族也若彼瀛海百川歸之而不加盈尾閭泄之而不加涸此難與絜廣狹矣明明在上直將以太宰爲蟠桃爲大椿爲瀛海類族然乎哉予虛呫呫喜曰余小子有胸無心猶知太宰具天下之度太宰往往急司馬則司馬知太宰乎歲七月太宰

始者顧司馬爲太宰壽嗟乎不佞方嚴棲川游所知者不越乎草木川澤而已太宰愀然與縣寓同度庶幾無所不容由是而發之事功饗之禍澤徵之壽考舉非不佞所敢知不佞又惡足以知太宰吾子以學詩著古之教胄子者莫善乎歌不佞聞之鎬京辟雍成周之所以基洛也太宰故爲大司成矣宜歌有聲仲山甫式百辟而發四方肅王命也吉甫作誦式遄其歸宜歌烝民之亂古者封泰山禪梁父然後升中乃今兩都遞遷亦猶是也宜歌南山有臺歌三終太宰必有合也子虛敬諾

天壽篇

馮使君治南國先後無慮十年始出爲吾郡司農會南郡不戢進郡司馬既守池州遷治兵使者會江南不戢則從江南及課最論功遷按察使會江東不戢則從江東其年太公耄矣於是郡人士從鄉大夫皆造太守則以使君大有造於吾士葢自郡守相而監司太公家食而享有天年葢自耆耆老而大耋吾儕第求所以爲太公祝者庶幾得請於使君太守南鄉問曰都人士云何於是聚族而對曰都人士率以祖事郡守相而以高曾事監司其爲祖也父則其視祖也

益尊矣其爲高曾也父則其視高曾也益尊矣夫人之具大父母者什有五其逮事高曾者萬無一焉第而上之將不可得而名矣古之人有彭祖者歷年八百而不衰彼得籛鏗而子之曾玄來庶莫不咸在此世所希有天於是乎縱之吾儕之於使君則曾玄也於太公則來庶也太公在都人士竊比於我老彭凡諸來庶雲仍直將歌而儛之矣視不亦可乎太守東鄉問曰鄉大夫云何於是聚族而對曰吾儕衹役東方亦嘗導海而南矣今夫海長四瀛王百川含吐而爲日月噓而爲風雲鉅者見蛟龍與霖雨細者錯萬物

味九州甚則明珠羅生珊瑚林列一魚可以腊東瀜一鳥可以翼垂天此河伯之所以避大方波臣猶未及覩全體也顧今饗其利者何可勝原而遊其藩者不少概見其大氐然也太公東海産也其以使君潤南國亦猶之乎爲雨澤爲珍奇太公白首四明由由然自若也都人士幸得聞其名者或寡矣寧詎能頌其德乎昔人有言大海無潤至仁無恩請以是爲太公祝旣而鄉大夫帥都人士旅進曰太守云何太守盱衡而語曰公等歸德使君信能反其所由始矣夫知大始者乾也乾之爲言健也太公故嘗以健自名

矣吾其求端于乾昔文王受易於庖犧其居乾也豈
異夫乾一也在先天則居南在後天則居西北何說
哉乾始而亨天道於是乎南矣於斯時也蓋顯諸仁
此乾之所有事者也及夫一索得男出乎震矣蓋代
乾以始萬物故居東方乾退而西北居不言其利藏
諸用也夫大用而居之以不用此乾之所以不毀也
與哉太公志先用世剛不在仁時潛而潛阨于不顯
猶然蒿目當世終不以其故而廢乾乾則舉而授使
君為之主雖有子用譽而退藏於不居惟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是天道也太公殆與天游者矣天壽終焉

避之不使聞之曰善哉都人士取諸人游方之內者
也鄉大夫取諸地游方之外者也太守取諸天雖惟
乎游物之初矣是可以爲太公祝是可以待命使君

贈方處士序

夫以言爲壽非古也今之爲壽者必有言言之不足
則文言之文言之不足則侈言之槪於其人固無當
言而無當尚安事言余自歸田則以侈言稱壽爲戒
從叔東泉公詰之曰若戒侈言善矣言而當卒奈何
廢言吾友以賈起家抱處士之義初吾從諸父兄受
賈吾鄉用鹽筴起者無慮數十百家既十年而去者

什三又十年而去者什七乃今廛有存者處士初入賈獨一蒯緱刕爾居常默默與之論大事輒得人所欲言顧又馴謹無他不侵然諾即千金為市駔儈居其間幸得處士一言無用質劑久之義聲益起而其所就業益多中年處士殷殷盛矣車馬田宅庶幾素封人謂處士唯天授之不然何以自致若此季年喜黃老築舍七寶峯下與雙鶴道人俱客諷之曰處士以賈豪奈何近方士處士笑曰吾僕僕錐刀之末終不欲老市井中誠願卒業玄同幸而蟬蛻於污瀆足矣惡用竊刀圭掫白日為也夫一處士也其始也輕

身而就賈不亦豪舉乎哉及其以操行致不貲蓋節俠也卒之遊方之外歸乎祿真非達者宜不及此吾家兄弟雅善處士而吾兒數從處士游今年處士春秋七十老矣吾兒將為處士壽願子言之道昆敬諾昔太史公作貨殖傳世儒猶或有所瑕疵夫儒者以不欲為訓辭故罕言利要以生財有道治所必先何以聚人非財不可則聖人未嘗廢財矣太史公所載其以致富者卒畀之獨陶朱公裒然首𠕋彼固豪傑之士也處士輕身而就賈獨以操行致不貲語曰廉賈歸富處士是已卒之遊方之外歸乎祿真殆亦五

湖之遺跡使太史公在惡能沒處士名處士何如人也公曰處士姓方氏名彬字宜之吾邑中瀹潭人嗟乎道昆嘗聞處士姓名於家大夫矣言可哉言可哉

谷口篇

余以肺腑親出入諸蔣主人居谷口余嘗就其居居焉　上四年春主人之齒及耆矣于時諸父老親戚若賓客觴主人而祝者三其一則以主人自先世迄父兄莫不誦義顧曾不及中壽所不足者非年乎天畀先世父兄未享之年以畀主人若歸左券以故行年六十血氣不渝若歙而張若闔而闢是天道也其

一則以新都巖郡食指百倍四方其民率以賈代耕不能不糊其口於轉轂下之則頫拾仰取赴爭地而競錐刀上之則窮聲伎極紛華爲富貴容以明得意兩者舉非壽類也主人在豐樂里都山水隩區其上則天都雲門其下則容成之臺曹溪之水主人中歲家食跬步不出里門坐收山林材木之利于其家歲課江淮鹽筴之利于其子不逐時而獲不握算而饒其得之地者殊也又其一日固也有生亦勞矣豈其同羣於芻豢而徒仰秣乎哉且夫人之一身父兄子弟先後具在假令不能得之父兄子弟直以彼其身

任之僕僕然若將胼胝不遑非役則僕惡在其為父兄子弟者也主人曾逢其適庶幾無憂善為之前樂有父兄善為之後樂有子姓借曰天授非夫人之力而誰力哉壽可也壽可也主人有子文海述諸父老親戚若賓客之言告余余得請歸子舍矣不復修文事顧主人雅相好谷口在焉於是肅主人子而進之因得聞其概嗟乎三者言人人殊各有所當要以得之天地本之人倫凡此皆有所待爾彼其無所待者諸君子知之乎時諸將殷殷客屨滿戸主人獨行踽踽一切謝市交獨余入衖中主人輒倒屣來逆居常

坐盤石釣水濱侍一姬理釣緡時爲主人治餌得魚輒命酒手自擿羯鼓歌吳歈日至則畜伏雌足以備庋閣秋至則蒸菓足以周歲時比帳具具客嘉其精鑿率類此昔陶朱公以孳畜起富散而致千金者三若茲主人小物之勤則亦孳畜之類也顧獨急游閒而後生業豈無所用其心哉無亦厚利不入於其心大都以不用爲用爾當其先世父兄之始有造也豈不孳孳苟可焦神竭能以求之何不用也彼其以必用爲用故用竭而端遽衰主人以不用爲用故用藏而長裕乃今行年六十而血氣不渝蓋足乎已而無待

於外矣否則天不能以菌爲椿地不能以枳爲橘人不能以朱均爲啟三者之難具久矣諸君子知之乎諸父兄親戚若賓客既聞余言乃私相語往司馬始見客日屈首治一家之言及其再至于斯則游心乎西極至人之域今三至矣乃悉委而棄之徐覩其深益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主人之得嘗司馬不亦宜乎苟爲不然則聲歌漁釣之樂滫瀡之求固夫人優爲之於主人奚取也

潘次公夫婦九十壽序

汪伯子居于含中一切廢簡記獨存問諸長老聞賀

行顯者私籍之貴老爲其近於親禮也鮑甥曰家大
人言里中潘次公長者也今年夫婦並九十矣里人
誦次公之義籍甚舅聞之乎伯子曰嘻吾聞其人未
得其槩也次公何如人鮑甥曰次公生六年母吳見
倍幼善事後母母得父驩心既娶則吳孺人事姑壹如
次公事母父大喜曰非獨韶才也韶婦亦良居無何
父命次公從諸父賈蜀次公故善決策即策諸父賈
非良請割而自爲之不許會父後至次公輒解父槖
中裝以其間私請曰良賈急趣利而善逐時非轉轂
四方不可乃今走蜀道數千里胡爲坐困一隅兒直

齋此行可以得意出而賈荆楊吳楚遂致不貲命伯兄上太常次公歸養壽帥吳孺人相與持家秉家愈益饒及二子脩其業而息之業滋大次公年甫六十輒語吳孺人吾兩人由力作興幸足吾事顧今有子庶幾不愧弓裘乃公休矣遂授二子家秉誉川上爲蒐裘居常攻苦茹辛羸若不足至其振人之急詘若有餘比及季年鄉曲之譽益起郡守相高其義下博士諸生以鄉射賓次公次公謝曰細民幸及於引年即家不從政饗公家之賜弘多矣寧詎敢分庭抗郡守相據西北坐而勤博士諸生乎終辭不行有司使

人歸賓組今茲夫婦九十卽伊耆氏猶勸於勤顧其神俱王不少衰此百歲徵也伯子曰噫壽矣富矣有子昌矣夫婦偕矣世希有矣此遵何德哉吾知其所由來矣疇之五福壽居一焉此受命于天非人力也天一氣爾有分合而無增除受之於人有多寡而無衰盍上古合同而化人貌而天故壽者什九中古雕斲始分其民無欲故壽者什三下古生齒浸多嗜欲浸起太樸散矣太和漓矣上壽百二十歲中壽四三之下壽四二之古之中今之上也輓近世林林總總其能壽者幾何治亂相乘大較不百年而遞代世治

則氣縮於萃生俗沿於淫佚亂則轉于溝壑歷于干戈兩者若循環壽無幾矣我　國家承平最久垂二百年三農不侵五兵不試居無曠土稼無閒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新都據深阻保順成谷量丁夫澤量商旅民物充牣甲于萬方盛之至也且也田居則勞市居則佚佚則淫志詎能思初人之情也嚴鎮蓋萬家之市次公居焉夫以世則息不勝其蕃以地則聚不勝其衆以居則俗不勝其流由前以談非壽類也明矣即次公長者非有老萊粒食之耦庚桑畏壘之棲也亦非有赤松辟穀之能彭祖吐

故納新之術也今茲夫婦九十神俱王不少衰吾嘗受諸莊生而知其所由來矣其始也次公以有事治生故善始其終也次公以無事養生故善終其始也用而不勤有事而未始有事也其終也爲而不宰無事而未始無事也庖丁發刃不避大軱此其以無厚入有間次公之有事是巳巫之適河不薦白顙此其以無用爲有用次公之無事是巳次公不習不慮而利而俱得之壽之上也故曰天也非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吾將藉此以效吾親鮑鍚避席請曰家大人於次公爲婚姻徒以東游不及爲次公壽余小子將從

酌者往請以是而效之次公伯子曰諾

壽黃王母七十序

吾道自河洛以南則閩表南海莆獨以邑亢郡首七閩始不孝入閩莆及于難其時不遑問俗顧獨治兵及博士君就新都莆産也盛年長者嚴不孝其大父行往不孝負疏節而去閩敢拜于大夫之所儕不孝以病毀謝客博士君紹介者三明公幸小腆衆顧有復先之以不孝諸弟申之以都人士若諸生不孝敬諾既至則三謝不敏避席而言黃林兩大于莆世婚媾自吾曾王父以及吾父三世受室于林曾王父困

公尋留滯都市曾王母故多病梱內無所受成及王
母歸輒授家秉王父孳孳力本業不問家王母從事
獨賢攝中外必辦曾王父最宜黃令遷岳州司農曾
王父以進士起家授婺州司理取道省覲死岳州曾
王父棄官歸葬王母誓以身殉王父曾王母執王母
手頓足而呼天天乎吾兒無日矣顧舅姑之日則已
短二孤之日則已長君必偕亡其喪無日鉤也寧從
長以存世祀無寧以溝瀆而蔑烝嘗王母翻然改慮
從之力為王父子二親而父二子迄吾父君叔父並
起世業未央衮生十年衮母見倍王母持衮相嚮泣

終夜不絕聲時召而呼時顧而復時食時數百倍劬勞衰耗藉先世之靈幸蚤通籍王母孱衰而務姑息其將不任有司先君以王母命命之遂受功令無祿先君即世衰居服次得依王母者三年及補新都計得秦册車逆王母王母憚遠涉不果行歲七月下旬王母始老衰在官守無能觴王母于庭閫于弟視明公若高曾海內之士視明公片言若琬琰衰諸弟諸子十餘曹及期爲王母壽願乞言而命之觴不肖閒而噫嘻王母勞矣當岳州婺州逝顯家步方亨奄及不虞一何暴折亢宗則丈夫于事寧詎能倚辦于婦功

王母以弁𥜥之身代六尺而當戶世濟清白以詘㬎
羸舅姑以老而安夫子以沒而寧于姪以孤而立三
者皆得其勞可知且也不得之舅姑而得之夫子雖
勞猶及息肩不得之夫子而得之子婦之良弛擔且
有日也舅姑夫子孰代有終婦道妻道則然勞勿恤
矣善爲之後其惟冢婦乎冢婦云亡諸孫藐焉具在
非王母之母而誰母也夫納婦以著代則婦無由致
力以代姑因婦以及孫則姑之代婦不遺餘力矣以
此思勞勞之至也雖然善勞者卒享其佚不善佚者
卒任其勞何以故相乘故也母親而不尊食而不敎

浸假而教不能必其子之成浸假而成不能必其母之逮娶之成者什一逮者百一況子之子乎又況過其祖遇其妣乎難之難者也王母春秋始老博士君成進士六年于茲上之溉見于吾身下之親受于王母而今而後勞無所勞樹穀既登無事穮蔉天佚以老夫非壽類也與哉不孝聞諸先師唯仁者取數多者宜莫如仁即君子難與語仁何論內德在詩在禮有數世之仁有終身之仁燕翼貽謀命曰數世我躬遑恤命曰終身藉令以仁身終惡用論其世也王母有家自結縭以及白首蒿目而修內治自舅姑以

及孫曾一體同仁不習而利謂之數世其誰曰不然夫數世之仁則數世之壽也有德司契其誰是與郡人士諸生諸弟喜相告曰有味乎司馬之言辨于易徵于詩取材于禮折衷于聖人備矣

封右通政京兆李公七十序

今夫高視遠引巖棲川游則山林之隱乎即爲名高硜硜乎小矣跨五陵盤四會蹺視金穴屣視李樓負俗獨行倜然不滓則朝市之隱乎即不爲名高恢恢乎大矣夫隱莫善于山林莫不善于朝市顧絜大不在枯槁絜小不在芬華老氏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不見而後能不亂其唯山林無寧睞吾目而轇吾
心惡在其不小朝市則游俠之窟聲利之衝橫目所
加多欲具在一覩之爲屬一覩之爲蜣此其內重外
輕惡在其不大然則左山林而右朝市其誰不然曰
非然也古人或棲畏壘而隱或入會稽而隱則其適
在山林或託夷門而隱或適金馬門而隱則其適在
朝市其適一則其不亂一也其不亂一則其善隱一
也適者直將以芬華爲枯槁直將以枯槁爲芬華何
以故無欲故也往不佞貳邦政得侍李長君同朝先
是太公字長君與不佞同且同鄉國時家大人進封

司馬太公進封納言太公之先選毗陵賈京子亦然大官籍其第甲國門之東河流沿太液出甘泉蜿蜒而東潴伏而南注舍後相距僅百邪爲樓居臨之俯視則蒹葭鳧鴈若五湖北面上林則飛觀雕墻離宮別館若三島太公三丈夫子胄即長君次者鴻臚次者太學玄端逢掖參太公驩于時家大人局趣里居不佞兄弟遠遊　閣下毋過長君所心竊竊多太公項之不佞以歸省行而長君亦量移下交戟矣長君言琦席　君父之寵依日月之光跬步不出國門退食不踰子舍幸也乃今不斥駑下策而驅之四方外則

君命在其將不勝內則父在安能一日離膝下耕令得留養於琦足矣居五載公家以程期趣長君歲庚辰分守郢都之檄且下長君猶依依無行色太公讓曰守臣爲　天子獨湯沐邑寢園越在外藩一如禁掖孺子斯以無方爲養弧矢之謂何行矣明年辛巳太公始杖國中內史以大賓之禮禮之如令甲禮畢則益緋於謝都人士以爲榮觀夏六月丙辰爲太公初度長君使人千不佞亟謀所以壽太公竊惟仲尼之徒獨曾氏以能子著蓋先志而後口體視諸能養者爲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志也長君歷　三朝躋

九列假令一有不得㦧然以朝市爲山林以從王事
則不終以貽今名則不果非太公之志彰彰矣此自
適其適而非適親之適也能子然乎哉長君承命而
出猶不失藩大夫　今上在宥萬方莘莘豐鎬分部
大吏夙夜爲之布豈弟達馨香輯和神人以表方國
太公幸而聞此不亦愉快乎哉如是則楚歌不足陳
楚瀝不足薦楚有冥靈氏之年不足壽楚有老萊氏
之舞不足驩太公適矣語有之足適忘履要適忘帶
志適者忘朝市忘山林長君適親之適而移孝爲忠
焉往而不朝市太公適子之適而資事君以事父焉

往而不山林忘矣古之論孝者敬愛易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偕曰勿忘一何適也善爲太公壽者宜莫如長君不佞三仕楚習楚材如其修辭則三閭左史在

達尊偕老篇

殷公致戶部尚書　詔起南京刑部其年以例請老弗從聞諸鄉大夫謀將紹介爲壽公曰休矣以齒則吾居長以仕則吾竊祿居多吾獨出而諸大夫留詩也與使吾爲鼪鼠寧爲蝸牛幸得放歸第從諸大夫田間飲爾公既得謝亦越三年莊夫人以老偕祝者

稱眉壽矣不佞從諸大夫後踵門而並稱觴諸大夫
謂不佞便便屬致辭於酌者夫新都以文獻輔首詩
餘二百年先後都上卿者十餘曹皆國老也槩諸德
善勳勞功伐不必皆同郎福澤聲名天人之徵應亦
畀要必於人爲全昌於天爲單厚宜莫如公當言責
則盡言當官守則盡職自掖垣而藩臬更僕未易悉
數之亡論已在昔西北距虜東南距夷郎百粤苦兵
狼顧不及及夷虜難解國討始及粤西公以開府制
王師不旬月而底績軍費僅當始計二十之一卒未
嘗自功東粤寇張比屋皆豺虎也在事者幸以身免

毋問官與諱以督府進公則先聲蕩之矣公至首定章程部伍各以地分餽餉各以地給所至兵不移戍師不裹糧諸巢穴以次蕩平直振落兩先是發內帑若干萬發鄰省若干萬莞庫主之公自樹羽至班師費僅七萬經費省而取效捷人人以爲神郎譚襄敏用武擅場退然自以爲出公下公入計相則以節供奉忤尚方陽翟賈齎六萬金賂中貴人將蠱鹽法而闌取利公力持不可其後奸黨皆伏誅公任次子執金吾會有缺得典禁掖司隸業已籍名闕宮府卒脫其籍而寢之由前而程功其功烈由后而取節其節

婷　今上始相新都中天之日宜未可量藉令往者並作公何讓焉始莊夫人有家則攻苦如梁孟既貴而從公出入則服勤如雞鳴公位益高夫人之象服備矣中饋有餘閨中消有踐更所不豫者非財力也夫人猶持箴縷鑰手給薪槱米鹽公曰毋勞終不以勸勤而弛家秉及公白首日從容語公古禮優老則役婦人吾無能役久矣將求一姬以代吾役可乎公笑而頷之如將自役其役則老夫能毋他役也公賓夫人如王母保之如嬰兒即冀鈇扆公非其倫矣公周四部歷二考游被　上賞特賜袞衣夫人既服六

珈府拜命會　大婚禮得班命婦朝　中宮乃今冑子任中軍大夫次子進通侯列近侍諸孫且以世祿逅起具文武材甲第煌煌冠諸邑里公季年而神益王以貌則當不佞鴈行夫人百體卽安無妄有喜天之福澤則兩人身之蓋庶幾乎天瑞也公四十始卜宅奉太公卜兆奉王父母五十得兆大吉奉父母封焉六十則舉家人產中分之子舍爲政旣歸老孳孳務收族敬宗獨力而新路寢則門以內共之併力而立家廟則別以下饗之世降而不欲遷則繼別者遠自六世以下有廟繼禰者近自五世以下有廟公奉

祖禰則有特祠廟有烝嘗有胙有餕大宰皆公自出
沿後世而可因諸先世封樹亦然吾黨諸宗皆以
弗及于是五宗詡義斯其無負湯孫上治則祖有光
下治則後世有述旁治則九族無間言之人也人人
以為全人盍人瑞也天瑞則瑞人瑞則瑞夫人以為
全昌則然矣抑果天之單厚乎哉公雅言任重必弘
致遠必毅余亦既童習之乃余淺中則斗筲輕發則
靡鹿始願固不及此果何修而得哉公又言先世殷
殷代有陰德至於余而畢發後世將安取餘自吾當
室以來百順聚矣吾方日夜祗懼懼天難怙而命靡

常出于游衍明旦與俱其何敢慢人言公致力中外
不謂不勞七十之年不謂不暮乃公猶有少壯之色
卧起飲食自如此遵何術也公言否否有術則有心
吾無心也人怒亦怒吾怒不藏人勞亦勞吾勞不竭
人有違言叱咤俱糜既謝罷則談笑而道之事至而
解其紛不避胼胝既就寢其臥于于吾無所膺吾心
天于吾雖老者此爾由今以論往昔則古人與俱公
之自鏡者三盍三壽也洞洞春盈則跳大傅翼翼昭
事則衛武公于于而卧羲皇則被衣齧缺三壽作朋
於公伉儷得矣寧詎能以年數計哉鄉大夫言殷故

以有娀與內德茂矣乃今燕翼于姓則莊夫人伯玉頌公者什七而頌夫人者什三其何以達庭內不佞聞之古禮梱外無內言不佞少長習公且託肺腑公推赤心置人腹故往往得聞裏言內君子以覩好逑無遺言矣

太函集卷之十四